

## 崇禎時期四部詞選收錄姜夔詞探析

林 淑 華\*

### 摘 要

明末崇禎時期，選錄姜夔詞，已經比嘉靖、萬曆時期，數量更為多。詞選著重在擴編或縮編《草堂》，影響了是否選錄姜夔之詞。崇禎這個時期詞選，有《草堂詩餘》之續補本與縮編本。續補本乃選源擴大至南宋、明代，如：《草堂詩餘別集》、《古今詞統》、《古今詩餘醉》，就收有姜夔詞。而縮編《草堂詩餘四集》為主之《詞菁》，保留原本《草堂》精華，就未選錄姜夔詞。總而言之，崇禎時期，詞選之趨向，已由晚唐、北宋偏向南宋與明代，流派紛呈，複雜變化，有兼容並蓄之現象，因此，姜夔等雅詞派亦在此時期漸露曙光，比起嘉靖、萬曆時期，可說有更多展現姜夔之空間。

**關鍵詞：**姜夔、古今詞統、精選古今詩餘醉、草堂詩餘四集、詞菁

---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witlife@tn.edu.tw)

投稿日期：100.10.13；接受刊登日期：101.01.10；最後修訂日期：101.02.13

# Discussion of Jiang Kui's Ci Poetry in Four Ci Poetry Selections during the Chongzhen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Shu-hua Lin\*

## Abstract

During the Chongzhen Era, Jiang Kui's work was included much more often in Lyric or "Ci" poetry selections than in the Jiajing and Wanli eras. As these Ci poetry selections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expanding or refining Caotang (草堂), this was a major factor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Jiang Kui's Ci poetry was included in each selection. Ci poetry selections in the Chongzhen Era consisted of expanded volumes and condensed versions of Caotangshiyu (草堂詩餘). Expanded volumes broadened the source of Ci poetry selected to encompass work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Ming Dynasty. For example, works such as Caotangshiyubieji (草堂詩餘別集), Gujincitong (古今詞統), and Gujinciyuzui (古今詩餘醉) all contain Jiang Kui's poetry. The condensation of Caotangshiyusiji (草堂詩餘四集), Cijing (詞菁), chose to retain only the essential works of the original Caotang (草堂) and did not include Jiang Kui's Ci poetry. In sum, Ci poetry selections during the Chongzhen Era shifted focus from Ci poetry composed in the lat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to poetry composed in the

---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ceived October 13, 2011; accepted January 10, 2012; last revised February 13, 2012

Souther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y began to include and became more open to a richer variation of styles, which was also why members of Ya Ci poetry style, like Jiang Kui, began to draw atten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n comparison to the Jiajing and Wanli eras, there was much more of an audience for Jiang Kui's works.

**Keywords:** Jiang Kui, Gujincitong (古今詞統), Jinxuangujinshiyuzui (精選古今詩餘醉), Caotangshiyusiji (草堂詩餘四集), Cijing (詞菁)

## 壹、前言

姜夔（1155-1221）在婉麗和豪放之外，形成「清空騷雅」<sup>1</sup>之新體，在詞史上掀開了嶄新一頁，對後代作家讀者，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清人蔣兆蘭說：「南渡以後，堯章崛起，清勁逋峭，於美成外別樹一幟。張叔夏擬之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可謂善於名狀。」<sup>2</sup>顧咸三亦云：「宋名家詞最盛，體非一格。蘇、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嫵媚風流，判然分途，各極其妙。而姜白石、張叔夏輩，以沖澹秀潔得詞之中正。」<sup>3</sup>姜詞以沖澹秀潔，被譽為詞之中正。王鳴盛則以清空一派稱之：「北宋詞人原只有艷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為正宗。」<sup>4</sup>姜夔在傳統之婉約、豪放派外，別立清空、騷雅一宗，蔚然成派，與之鼎足成三，豐富了詞體風格和流派內涵。且姜夔於南宋中後期以及清代初年，兩次被推為典範，成為詞壇心摹手追之榜樣，作為矯正詞壇弊端之良藥，孫克強說：「姜夔在詞學史上的每次突現，皆標志著新舊詞風的巨大變革及詞體認識的重要改變」<sup>5</sup>。第一次在南宋溺於淫靡或故逞豪壯之詞風下，如宋代王炎所概括：「今之為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闈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為豪壯語以矯之。」<sup>6</sup>白石詞之清雅才受到推崇。第二次是清代浙西詞派標舉姜夔「清空」旗幟，以改變明

<sup>1</sup> 宋·張炎，《詞源》卷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1，頁259。

<sup>2</sup> 清·蔣兆蘭，《詞說》，見唐圭璋，《詞話叢編》冊5，頁4632。

<sup>3</sup> 清·高佑鉅，〈序〉，見清·陳迦陵，《湖海樓詞》（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頁3。

<sup>4</sup> 《嶠壑山人詞集》評語。見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四引，見唐圭璋，《詞話叢編》冊4，頁3594。

<sup>5</sup> 孫克強，〈白石詞在詞學史上的影響和意義〉，《中國韻文學刊》期2（2000年），頁46。

<sup>6</sup> 宋·王炎，《雙溪詩餘·自序》，見清·王鵬運輯，《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93。

代以來之綺靡穠麗和粗豪叫囂之詞風。那麼明代姜夔之接受情況為何呢？

明代詞學尚「綺靡」，明代嘉靖庚戌（29年，西元1550年）何良俊〈類選箋釋草堂詩餘序〉云：

樂府以嫩遶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美。即《草堂詩餘》所載，如周清真、張子野、秦少游、晁叔原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辭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也。<sup>7</sup>

明代詞家特別強調詩詞文體區別，以「婉麗流暢」為詞家當行、本色。何氏對於詞體特色之論，得到明代詞家廣泛認同。如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曰：「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sup>8</sup>又說：「詞須宛轉綿麗，淺至儂俏，挾春月烟花于閨檐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于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sup>9</sup>詞寧為大雅罪人，也要豔麗魂絕、工巧色飛；徐師曾（1517-1580）《文體明辨·序》亦曰：「至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為正。否則雖極精工，終乖本色，非有識者所取也。」<sup>10</sup>張綆也說：「詞尚豐潤」（西元1539年）<sup>11</sup>、毛晉說：「詞尚綺豔」（西元1630年）<sup>12</sup>皆可見出明人詞學風尚。

<sup>7</sup> 明·顧從敬編，錢允治續補，《類選箋釋草堂詩餘》（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明萬曆42年刊本），頁2。

<sup>8</sup>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於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1，頁385。

<sup>9</sup>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冊1，頁385。

<sup>10</sup>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65。

再者，明人普遍認為詞體「近俗」。所謂近俗就是「要適應下層讀者或聽眾的欣賞習慣，曲調柔靡，語言通俗易懂」<sup>13</sup>。王世貞《藝苑卮言》說詞：「柔靡而近俗也。」<sup>14</sup>清·王昶《明詞綜·序》也說：「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至楊用修、王元美諸公，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均雜於俚俗矣。」<sup>15</sup>後人評論卓人月、徐士俊詞也說：「珂月《蕊淵》、野君《雁樓》二集，亦復風致淋漓，豔詠競響。但過於尖透處，未免浸淫元曲耳。」<sup>16</sup>以詞似曲，乃在於其俚俗特色。

明代統治者為鞏固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採取八股取士、又提倡程、朱理學，以高壓與籠絡之法，壓抑扼殺人之自然情感，使明之文學創作起了阻滯作用。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指出：「是以明代除《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有洪武壬申（25年，西元1392年）遵正書堂刊本，及成化庚子（16年，西元1480年）劉氏日新書堂刊本外，嘉靖以前幾無詞選。」<sup>17</sup>於是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將明代大量詞選大致分為嘉靖、萬曆、崇禎、明末清初四個時期，本文筆者曾觀察過明嘉靖、萬曆時期，嘉靖詞選收錄姜夔詞狀況，並不受重視，《草堂詩餘》未收、《天機餘錦》

---

<sup>11</sup> 明·張綖，〈淮海詞跋〉，見金啓華、張惠民、王恒展、張宇聲、王增學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45。

<sup>12</sup> 明·毛晉，〈淮海詞跋〉，見毛晉輯《宋六十名家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5。《淮海詞》卷末。《宋六十名家詞》為西元1630年編。

<sup>13</sup> 孫克強，〈明代詞學思想論略〉，《河南大學學報》卷44期1（2004年1月），頁60。

<sup>14</sup>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隄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擘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見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1，頁385。

<sup>15</sup> 清·王昶，《明詞綜·序》（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本），頁1。

<sup>16</sup>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收錄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655。

<sup>17</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3年），頁9。

收錄 1 首、楊慎《詞林萬選》未收，而《百琲明珠》收錄 1 首。明萬曆時期，《花草粹編》收入 19 闕詞，《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收入 2 闕詞，《詞的》則未收入任何一闕詞。萬曆時期仍然受《花間》、《草堂》影響，以婉約為詞家正宗，然已慢慢將姜詞納入詞選中，顯示編者選取標準正在轉變中。因此本文再以崇禎時期為斷代，觀察姜詞收錄狀況。

王兆鵬為唐宋詞人所作的綜合排行榜上，根據「存詞名次」、「版本名次」、「品評名次」、「研究名次」、「歷代詞選名次」、「當代詞選名次」、「平均名次」諸項總結得出辛棄疾第一，蘇軾、周邦彥、姜夔同列第二<sup>18</sup>，因此可知姜夔在材料上具有豐富的記載，然而對於姜夔被詞選選錄與否，及其在詞選上之接受過程如何，卻未討論之。且姜夔在豪放和婉約兩派之外，形成「清空騷雅」的新體，在詞史上掀開了新的一頁，對後代作家讀者，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本文以姜夔作為探究中心。

崇禎時期之詞選，根據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目前可見有《古今詞統》、《精選古今詩餘醉》、《草堂詩餘四集》、《詞菁》。《古今詞統》與《精選古今詩餘醉》，所選詞選千首以上，為大型詞選，選詞趨向以南宋與明代為主，不侷限於《草堂》所重晚唐、五代、北宋詞，選源擴大。另外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共匯集了《正集》、《續集》、《別集》、《新集》，合起來詞作共有 1680 餘首，其中為擴充《草堂》而自選之《別集》為 464 闕、《新集》為 524 闕，更是分別以南宋詞與明詞為主，用意在完成《草堂詩餘》之系列續編、補編。《詞菁》一集，則是竟陵派之代表詞選，為矯時俗鄙俚輕率之弊，提倡「崇古」中走出「新變」，從古人之作中，咀嚼出精華，體會古人真精神，而《詞菁》就是由《草堂詩餘四集》汰其雜滓之縮編精華本。

<sup>18</sup> 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93。

一個接受過程，若能擴大同時期其他詞選之視野，那麼更能反映不同階層讀者之接受狀況。因此本文欲從明崇禎時期之詞選，探析白石詞之接受程度，於明晚期，提供另一個視角，觀察明代讀者對白石詞之接受狀況。以下依詞選時代排列，分論詞選收錄白石概況。

## 貳、著重南宋之《草堂詩餘別集》： 選錄七闕，肯定白石「清空騷雅」特色

明末沈際飛編選評正之《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十七卷，為明崇禎間太末翁少麓刊本<sup>19</sup>，分為一、《草堂詩餘正集》六卷（題：雲間顧從敬類選、吳郡沈際飛評正）。二、《草堂詩餘續集》二卷（題：毘陵長湖外史類輯、姑蘇天羽居士（沈際飛）評箋）。三、《草堂詩餘別集》四卷（題：婁城沈際飛選評、東魯秦士奇訂定）。四、《草堂詩餘新集》五卷（題：吳郡沈際飛評選，錢允治原編）。沈際飛《草堂詩餘續集》（以下簡稱《續集》）收有白石詞二闕、《草堂詩餘別集》（以下簡稱《別集》）收有白石詞七闕，《續集》與《別集》所選白石詞皆未重複。

四集中，除了《別集》為沈氏自選外，其餘皆沿襲明萬曆甲寅（1614年），長州錢允治所刊刻之《合刻類編箋釋草堂詩餘》三種合刊本，此三本為《草堂詩餘正集》（以下簡稱《正集》）用明嘉靖顧從敬《類編草堂詩餘》翻刻；《續集》用明嘉靖長湖外史《續草堂詩餘》翻刻，錢氏再以箋釋訂正錯誤；《草堂詩餘新集》（以下簡稱《新集》）以明萬曆錢允治編選《類編國朝詩餘》為底本，加以刪增。<sup>20</sup>因崇禎己巳（2年，西元1629

<sup>19</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太末翁少麓刊本）

<sup>20</sup> 「《正集》裁自顧汝所手，此道當家，不容輕為去取。其附見諸詞，並鱗次其中。《續集》視顧選，尤精約，悉仍其舊。《別集》則余僭為排續，自宋泝之，而五代、而唐、

年)浙江卓人月、徐士俊所編選之《古今詞統》，已參考引用沈際飛《草堂四集》，並在〈雜序〉中轉載了沈際飛〈自序〉和〈發凡〉兩文，故《草堂四集》成書最遲在明末崇禎己巳(2年，1629年)之前。<sup>21</sup>

沈際飛《續集》沿用明萬曆長湖外史所輯《類選箋釋續選草堂詩餘》，故《續集》亦依底本保留白石詞二闕：〈惜紅衣〉、〈琵琶仙〉，另外沈際飛自選《草堂四集·別集》，則收有白石詞七闕。

《別集》共四卷，為分調編排，分為小令、中調、長調，收錄範圍上自隋、唐、五代，下至金、元、明。沈氏之《正集》、《續集》沿襲顧本，以晚唐北宋之婉約柔靡為編選宗旨，然沈際飛所編選之《別集》則具個別特色。「吾且於材取別，別於正、別於續之謂別也。」<sup>22</sup>《別集》不同於《正集》與《續集》在於：

第一、選源擴大，不囿於《花間》、《草堂》：

博綜《花間》、《樽前》、《花菴》、宋元名家詞，以及稗官逸史。<sup>23</sup>

《別集》不再只以晚唐北宋為範圍，而突出南宋。《別集》為自隋至元之跨時代選集，與只選明代之《新集》，匯為一部唐宋金元明之大型通代詞選。丁放、甘松就說：「《別集》不是《草堂詩餘》的簡單沿襲和改編，而是自闢蹊徑擴大選錄範圍及選詞來源。在此(香豔鄙俚)背景之下，沈際飛編選《別集》，發揮詞選家主體意識，大量選錄南宋詞，補偏救弊，

---

而隋；自宋沿之，而遼、而金、而元。博綜《花間》、《樽前》、《花菴》、宋元名家詞，以及稗官逸史，卷凡四，詞凡若干首。《新集》錢功父始為之，恨功父蒐求未廣，到手即收，故玉石雜陳，竽瑟互進，茲刪其什之五，補其什之七，甘於操戈功父，不至續尾顧公。」見沈際飛，〈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發凡〉，《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頁3-4。

<sup>21</sup> 沈際飛《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最遲成於崇禎二年以前，也可能成於崇禎以前，本文姑且將之放在崇禎時期討論之。

<sup>22</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小序〉《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頁5。

<sup>23</sup> 明·沈際飛，〈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發凡〉《古香岑批點草堂詩餘四集》，頁3-4。

讓更多的南宋詞人、詞作，進入明代批評者和讀者的視野之中」，<sup>24</sup>而這部通代詞選，以大量選錄南宋詞為特色。再者，沈際飛《別集》之取材原則，秦士奇〈草堂詩餘敘〉曰：

至於《別集》，則歷朝近代中所逸，辭意穎拔，風韻秀上，騷不雄、麗不險、質不率、工不刻，天然無雕飾。<sup>25</sup>

《別集》中所選取，乃歷朝近代中所逸失之佳品。

第二、詞以「傳情」。沈際飛把「情」視為詞體之特質，而正大詞之地位，沈際飛《草堂四集·序》說：

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則尤至也。<sup>26</sup>

又說：

詩餘之傳，非傳詩也，傳情也。傳其縱古橫今，體莫備於斯也。余之津津焉，評之而訂之，釋且廣之，情所不自己也。<sup>27</sup>

沈際飛以「詞」為「傳情」之最適合體裁，反駁「宋元之長短句，愈降愈下」<sup>28</sup>之貶詞說法。

以下將《草堂詩餘別集》選詞在五闋以上者，列表如次（詞人以時代歸類，而按《草堂詩餘正集》中詞數之多寡排列），可知其收錄大概：

---

<sup>24</sup> 丁放、甘松，〈《草堂詩餘四集》的編選評點及其詞學意義〉，《文學評論》期 3（2009 年），頁 162-163。

<sup>25</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頁 4。

<sup>26</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頁 4。

<sup>27</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頁 7。

<sup>28</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序》，頁 1。

表 1：《草堂詩餘正集》、《續集》、《別集》收錄五首以上詞作數量表<sup>29</sup>

時代	詞人	草堂詩餘正集	總計	草堂詩餘續集	總計	草堂詩餘別集	總計
五代	李煜	8	8	11	11		11
	孫光憲					6	
	韋莊					5	
北宋	周邦彥	63	199		88		39
	秦觀	30		20		5	
	蘇軾	29		21		17	
	柳永	23					
	歐陽脩	15		26		5	
	黃庭堅	12		7		7	
	張先	11				5	
	晏幾道	9		7			
	賀鑄	7		7			
	南宋	康與之		16		48	
辛棄疾		13	6	21			
朱敦儒		10	7				
李清照		9					
蔣捷				38			
劉克莊				15			
黃昇			5	13			
陸游				11			
史達祖				11			
劉過				9			
<b>姜夔</b>		<b>0</b>	<b>2</b>	<b>7</b>			
吳文英				6			
明		楊基			10		10

<sup>29</sup> 1.此表格以詞作達五闋者才列入數字統計，然姜夔入選資料，不論是否達五闋，亦列入。修改自李娟娟，《草堂四集及古今詞統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6年），頁73-75。2.《草堂詩餘新集》以收錄明詞為主，故在此不列入統計。

據表可知《草堂詩餘別集》在南宋詞之選擇上，選詞五首以上之數量多於北宋。而《別集》之數量排名，南宋以蔣捷（38）最多，其次為辛棄疾（21），第三名為北宋蘇軾（17），第四名為劉克莊（15），可知《草堂詩餘別集》除了收錄類似《草堂詩餘》之婉約詞作外，受到楊慎重蘇辛影響<sup>30</sup>，《草堂詩餘別集》亦著重收錄豪放詞作，例如收有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評曰：「膽量、意見、文章悉無今古。有此願力，是大聖賢、大菩薩」<sup>31</sup>，評點辛棄疾〈最高樓·長安道〉曰：「任達不拘，悠悠蕩蕩，大落便宜」<sup>32</sup>，評點岳珂〈北固亭·澹煙橫〉曰：「激烈感憤，類辛幼安『千古江山』詞」等，皆有真感情，因此入選。那麼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對南宋雅詞派之態度為何呢？

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收錄最多作品之時代，為南宋詞作，其中又以南宋蔣捷詞最多。對於其他南宋雅詞派詞人，如《正集》中未選錄之南宋詞人姜夔、蔣捷、吳文英等人作品，《別集》亦多所注意。沈際飛曾評蔣捷〈霜天曉角·人影窗紗〉：「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簷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曰：

---

<sup>30</sup> 「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為體。然徒狃于風情婉變，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哉。」見明·楊慎，《詞品》，卷4，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1，頁502；也收錄在王文才、萬光治等編注，《楊升庵叢書》（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年）冊6，頁525-527。

<sup>31</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別集》，卷3，頁20。

<sup>32</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別集》，卷3，頁14。

淡得濃、俚得雅、稚得老，人皆稱柳、秦、張、周為詞祖，而不推蔣竹山，何耶？<sup>33</sup>

沈際飛以為蔣捷能於淡、俚、稚外，與濃、雅、老融合為一體，其地位可與柳永、秦觀、張先、周邦彥，並尊為詞祖。當時人如王世貞曾云：「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sup>34</sup>另外，前文所引作於嘉靖庚戌（29年，西元1550年）何良俊之〈類選箋釋草堂詩餘序〉<sup>35</sup>亦強調柳永、秦觀、張先、周邦彥為詞之正宗、本色，以婉約為正。而沈際飛推尊蔣捷，乃注意到其濃淡合度，能提升豪放詞之清淡、俚俗，而具有典雅工練之風。沈氏於《別集》中曾評蔣捷詞〈少年游·梨邊風緊雪難晴〉曰：「竹山詞必工而練。」<sup>36</sup>評〈探春令·玉窗蠅字記春寒〉曰：「聲聲柔膩，如不輕出諸口。」<sup>37</sup>評〈金盞子·練月縈窗夢乍醒〉：「情痴。」<sup>38</sup>又評〈玉樓春·玉窗掣鎖香雲漲〉曰：「深于意度。」<sup>39</sup>評〈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曰：「意筆子瞻伯仲。」<sup>40</sup>評〈解佩令·春晴也好〉曰：「放

<sup>33</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別集》卷1，頁16。依據張璋、職承讓、張驊、張博寧編纂，《歷代詞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頁601；《草堂詩餘別集》所錄太過模糊，辨認不清。

<sup>34</sup>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卷152，《藝苑卮言》，附錄一，頁364。

<sup>35</sup> 「樂府以嫩逕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美。即《草堂詩餘》所載，如周清真、張子野、秦少游、晁叔原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辭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也。」何良俊此序作於嘉靖庚戌29年，西元1550年。見明·顧從敬編，錢允治續補，《類選箋釋草堂詩餘》（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明萬曆42年刊本），頁2。其中「晁叔原」應為「晏叔原」之誤。

<sup>36</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1，頁37。

<sup>37</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1，頁39。

<sup>38</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4，頁13。

<sup>39</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2，頁20。

<sup>40</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2，頁20。

逸俗邁。」<sup>41</sup>評〈滿江紅·秋本無愁〉曰：「彩發兼理至。」<sup>42</sup>評〈沁園春·老子平生〉曰：「胸眼高。」<sup>43</sup>評〈沁園春·結算平生〉曰：「冷水灌頂，通身一汗。」<sup>44</sup>可知沈氏對蔣捷詞之工練柔膩，與放逸意度之特色，多為推崇。

沈際飛對雅俗融合得宜之蔣捷推崇外，對於姜夔，於《草堂詩餘續集》中評姜夔〈琵琶仙·雙槳來時〉曰：

詞大忌質實，白石道人〈探春慢〉、〈一萼紅〉、〈揚州慢〉、〈暗香〉、〈疏影〉、〈淡黃柳〉諸曲，多清空騷雅。<sup>45</sup>

其說法乃依據張炎《詞源》卷下而來：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sup>46</sup>

雅詞在南宋風行一時，尤其以姜夔為首，明代沈際飛不同流俗，引用張炎說法，進行評點。對於張炎所提具有清空騷雅之〈探春慢〉、〈一萼紅〉、〈揚州慢〉，亦皆收錄在《草堂詩餘別集》中。

另外《草堂詩餘別集》中，評姜夔如下：

卷四評〈眉嫵·看垂楊迷苑〉：詞到白石翁，出脫一番。<sup>47</sup>

卷四評〈探春慢·衰草愁烟〉：字句何嘗不高雋。<sup>48</sup>

<sup>41</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3，頁3。

<sup>42</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3，頁23。

<sup>43</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4，頁32。

<sup>44</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4，頁22。

<sup>45</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續集》，卷下，頁27。

<sup>46</sup> 宋·張炎，《詞源》，卷下，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1，頁259。

<sup>47</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4，頁17。

卷四評〈一萼紅·古城陰〉：再無纖砌之病，通脫高婉。<sup>49</sup>

卷四評盧申之〈賀新郎·十頃涵空碧〉：「卽堯章賦梅意：『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幻眇。」<sup>50</sup>

觀其評語，高婉、出脫、高雋、幻眇等詞語，皆對姜夔詞「高遠」意趣之推崇。在明代詞選中，凸顯出與一般注重婉約、豪放之審美趨向之不同，說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乃具有兼容並蓄之度量，並將眼光放在南宋，在明代詞壇專尙「花草」之偏向中，予以一定程度之矯正。

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對於雅詞派之態度，與陳耀文《花草粹編》選取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南宋雅派詞，使讀者接觸較多南宋作品，不無關係。從時代上來說，萬曆癸未十一年（西元 1583 年）陳耀文《花草粹編》，早於明末崇禎二年（西元 1629 年）之《草堂詩餘別集》，且《草堂詩餘別集》所選白石七闋詞，就有六闋與《花草粹編》重複，可知《草堂詩餘別集》應參考《花草粹編》來編選。除前引到沈際飛曾引用張炎《詞源》說法，贊同姜夔清空騷雅外，前引張炎在《詞源》中提到幾首清空騷雅代表詞：〈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八歸〉、〈淡黃柳〉<sup>51</sup>，陳耀文《花草粹編》多收錄。而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亦收錄了〈探春慢〉、〈一萼紅〉、〈揚州慢〉（〈琵琶仙〉已收錄在《草堂詩餘續集》），可見沈際飛亦如同陳耀文，贊同了姜夔、張炎一派之「清空騷雅」觀念，故多自陳耀文《花草粹編》中選錄白石詞。

<sup>48</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 4，頁 15。

<sup>49</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 4，頁 26。

<sup>50</sup> 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別集》，卷 4，頁 39。

<sup>51</sup> 見宋·張炎，《詞源》，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1，頁 259。除了〈揚州慢〉，其他都收入《花草粹編》中。

雖然注意到姜夔，《花草粹編》仍然偏重晚唐、五代、北宋詞，而《草堂詩餘別集》則較多偏重在南宋。

### 參、統集古今之《古今詞統》：只收白石詞十闕

《古今詞統》十六卷，編者題為卓人月和徐士俊。初刻名為《詩餘廣選》，此書署名「陳繼儒眉公評選、卓人月珂月匯選、徐士俊野君參評」，據書前陳繼儒己巳序，應最遲刊刻於崇禎己巳（2年，西元1629年）秋<sup>52</sup>。崇禎癸酉（6年，西元1633年）重新刊刻，易名為《古今詞統》，卷內署名「杭州卓人月珂月彙選，徐士俊野君參評」<sup>53</sup>。《古今詞統》選詞2037闕，詞調296個，收錄範圍，由隋、唐、五代、宋、金、元及明，是按字數多寡排列，構成分調（小令、中調、長調）之選型。

明末《古今詞統》之選詞標準，主要是：

第一、統集古今。徐士俊《古今詞統·序》說：

曰幽、曰奇、曰淡、曰艷、曰斂、曰放、曰穠、曰熾，總總畢具。<sup>54</sup>

世人但知花間、草堂、蘭畹之為三珠樹，而不知詞統之集大成也哉。<sup>55</sup>

<sup>52</sup> 參考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4月），頁435；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343。

<sup>53</sup> 唯將卷首陳繼儒〈詩餘廣選序〉改題為孟稱舜〈古今詞統序〉，陳繼儒〈序〉中，卓珂月己巳秋過「雲間」，改為過「會稽」，又增錄徐士俊之〈古今詞統序〉，此序作於崇禎癸酉（6年，西元1633年）。其餘各卷選調選詞及卷首附錄一依原書。

<sup>54</sup> 明·徐士俊，《古今詞統·序》，《續修四庫全書》冊1728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41-442。

<sup>55</sup> 明·徐士俊，《古今詞統·序》，頁442。

《古今詞統》在於集大成之功，兼具各種風格，推動了婉約以外之詞風。然徐士俊卻有兼容並蓄之選取標準，徐士俊於《古今詞統·序》中又說：

詞盛于宋，亦不止於宋，故稱古今焉。古今之為詞者，無慮數百家，或以巧語致勝，或以麗字取妍；或望斷江南，或夢回雞塞；或床下而偷詠纖手新橙之句……，諸如此類，人人自以為名高黃絹，響落紅牙。而猶有議之者，謂銅將軍鐵綽板，與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絕，無乃統之者無其人，遂使倒流三峽，竟分道而馳耶？余與珂月起而任之曰，是不然，吾欲分風，風不可分；吾欲劈流，流不可劈，非詩非曲，自然風流，統而名之以詞。<sup>56</sup>

《古今詞統》之選取目的，乃在於保留古今詞作，總集大成，使詞作不患亡失。

第二、極情盡態之作。明·孟稱舜《古今詞統·序》曰：

摹寫情態，令人一展卷而魂動魄化者為上。<sup>57</sup>

能令人感動，魂動魄化者，皆可入選，無須尊婉約抑豪放，因派別而有所取捨，孟稱舜《古今詞統·序》又說：

作者極情盡態，而聽者洞心聳耳，如是者皆為當行，皆為本色。<sup>58</sup>

能極情盡態，令人感動，就是當行、本色。

《古今詞統》選詞，最少詞數為一闋，最多到達百闋，選詞在三十闋以上者，表列如次（詞人以時代歸類，並按詞數之多寡排列）：

---

<sup>56</sup> 明·徐士俊，《古今詞統·序》，頁440。

<sup>57</sup> 明·孟稱舜，《古今詞統·序》，頁438。

<sup>58</sup> 明·孟稱舜，《古今詞統·序》，頁437。

表 2：《古今詞統》主力詞人表<sup>59</sup>

時代	詞人	詞數	合計
北宋	蘇軾	48	197
	周邦彥	44	
	黃庭堅	38	
	秦觀	34	
	毛滂	33	
南宋	辛棄疾	140	364
	蔣捷	50	
	吳文英	49	
	劉克莊	46	
	陸游	45	
	高觀國	34	
明代	楊慎	57	92
	王世貞	35	

據表可知，《古今詞統》以南宋詞總數最多，尤其辛棄疾獨佔了 140 闕最多，除了傳統婉約派之周邦彥、秦觀詞佔有一定份量外，南宋之辛棄疾、劉克莊、陸游等人之豪放詞作，已鋒芒畢露了。觀《古今詞統》全書選詞重心以南宋為主，已異於歷來選家崇尚晚唐、五代及北宋詞風了，那麼《古今詞統》對於南宋雅詞派入選狀況為何呢？

《古今詞統》在書前有「雜說」，內收有張炎之《樂府指迷》曰：「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sup>60</sup>觀這幾位詞人在《古今

<sup>59</sup> 修改自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57。

<sup>60</sup> 明·卓人月、徐士俊輯，《古今詞統》《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8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50。

詞統》中所收詞數，以下列表次之（詞人依時代分類，各類下再依數量多寡排序）：

表 3：《古今詞統》收秦觀、吳文英、高觀國、史達祖、姜夔詞數量表

時代	詞人	詞數
北宋	秦觀	34
南宋	吳文英	49
	高觀國	34
	史達祖	29
	姜夔	10

《古今詞統》除收錄姜夔 10 闕詞，對高觀國、史達祖、吳文英之詞作，皆收錄 25 闕詞以上，可知《古今詞統》除了婉約派、豪放派，亦注意到雅詞派類作品。明代收錄姜夔詞作，多達 10 闕之詞選並不多，除了《花草粹編》收錄 19 闕外，就是《古今詞統》最多。

《古今詞統》所收錄姜夔詞之來源為何呢？由《古今詞統》卷首「舊序」類所附錄八篇序看來，有六篇出於《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之序<sup>61</sup>，故《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在該選主要選源上佔有一定份量。據陶子珍統計《古今詞統》選錄 2037 闕，其中有 639 闕，見錄於《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sup>62</sup>，佔幾乎全書三分之一之量，因之可知《古今詞統》在此基礎

<sup>61</sup> 陶子珍整理出《古今詞統》於「舊序」類所收 1.何良俊，〈草堂詩餘序〉，原收錄於《草堂詩餘正集》；2.陳仁錫，〈續詩餘序〉，原收錄於《類選箋釋草堂詩餘》（然此本內容與《草堂詩餘正集》大體相同）；3.黃河清，〈續草堂詩餘序〉，原收錄於《草堂詩餘續集》；4.沈際飛，〈詩餘別集序〉，原收錄於《草堂詩餘別集》；5.錢允治，〈國朝詩餘序〉，原收錄於《草堂詩餘新集》；6.又沈際飛〈詩餘四集序〉，原收錄於《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卷前。另外兩序為：楊慎，〈詞品序〉及王世貞，〈詞評序〉。見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50-351。

<sup>62</sup> 其中《草堂詩餘正集》93 闕，《草堂詩餘續集》80 闕、《草堂詩餘別集》245 闕、《草堂詩餘新集》121 闕，收錄於《古今詞統》中，見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51。

上，再擴編詞作內容。查《草堂詩餘別集》共收有白石詞 7 闕，其中有 4 闕重出於《古今詞統》，《草堂詩餘續集》收有白石詞 2 闕，其中有 1 闕重出於《古今詞統》，也就是說《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共收有白石詞 9 闕，其中有 5 闕重出於《古今詞統》。

早於《古今詞統》前之明代詞選，收有較多白石詞之詞選有：《花草粹編》、《草堂詩餘別集》、《草堂詩餘續集》，茲取與《古今詞統》作一比較：

表 4：《花草粹編》、《草堂詩餘別集》、《草堂詩餘續集》、《古今詞統》  
收錄白石詞作比較表（\*為自度曲）

編排類型		按調編排（小令、中調、長調）	按調編排（小令、中調、長調）	按調編排（小令、中調、長調）	按調編排變型（依字數多寡編排）
成書時間		萬曆癸未十一年（1583 年）	崇禎（早於古今詞統 1629 年）	崇禎（早於古今詞統 1629 年）	崇禎己巳（2 年，1629 年）
編者		陳耀文	沈際飛	沈際飛	卓人月 徐士俊
詞選名稱		花草粹編	草堂詩餘別集	草堂詩餘續集	古今詞統
序號	收詞總數	19	7	2	10
	詞作				
*1 長	揚州慢·淮左		○		
2 長	一萼紅·古城	○	○		
4 長	湘月·五湖	○			○（念奴嬌）
5 中	清波引·冷雲	○			
6 長	八歸·芳蓮	○			
8 長	眉嫵·看垂	○	○		○
10 長	探春慢·衰草	○	○		
*11 長	翠樓吟·月冷	○			○
12 令	踏莎行·燕燕	○			

*14 中	惜紅衣·簾枕			○	○
16 令	點絳脣·燕雁				○
19 長	琵琶仙·雙槳	○		○	
21 長	念奴嬌·鬧紅	○	○		○
*24 中	淡黃柳·空城	○			
*25 長	長亭怨慢·漸吹	○	○		○
*29 長	秋宵吟·古簾	○			
*33 長	暗香·舊時	○			○
*34 長	疏影·苔枝	○			○
36 長	玲瓏四犯·疊鼓	○			
42 長	齊天樂·庾郎	○	○		○
77 令	少年遊·雙螺	○			
80 長	法曲獻仙音·虛閣	○			

由表可知：《古今詞統》共收 10 闕白石詞，有 8 闕與《花草粹編》重出，有 5 闕與《草堂詩餘別集》、《草堂詩餘續集》重出，其中三家皆選取者，共有 4 闕詞，是知《古今詞統》除參閱《草堂詩餘別集》、《草堂詩餘續集》外，亦多參閱《花草粹編》編選白石詞。<sup>63</sup>

張炎曾經舉過白石清空騷雅詞作八闕：「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sup>64</sup>《花草粹編》幾乎入選，然而《古今詞統》卻只入選〈暗香〉、〈疏影〉。

《古今詞統》卷前收錄有八篇「舊序」、六條「雜說」。「舊序」前引到有六篇乃《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之序，另外兩篇為明·楊慎〈詞品序〉<sup>65</sup>、王世貞〈詞評序〉。在「雜說」類除前引宋·張炎〈樂府指迷〉<sup>66</sup>

<sup>63</sup> 惟《古今詞統》所收白石詞〈點絳脣·燕雁無心〉一闕，不見於《花草粹編》與《草堂別集、續集》，然宋代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與周密《絕妙好詞》皆有收入。

<sup>64</sup> 宋·張炎，《詞源》，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1，頁 259。

<sup>65</sup> 見明·卓人月、徐士俊輯，《古今詞統》，頁 445。

提到姜夔外，其他所收五說，皆為明人詞論，都未論及姜夔。惟沈際飛〈詩餘發凡〉上有評語，或許可解釋所選姜詞不多之因：

詞家習熟縱橫故句或無常，而聲能協調，且如姜堯章之流，能自度曲，總由精于音律之故，不許效顰也。<sup>67</sup>

由《古今詞統》卷前所收錄之詞論資料看來，姜夔之名氣，乃經由張炎「樂府指迷」所保留，而明代詞論家惟提及姜夔，最為稱讚之處，乃精于音律，而可自由創作之技能，形成別人不能輕易效顰、絕代無雙詞作之優點。缺點却也正因為姜夔自創曲調之獨樹一幟，音樂素養不高之後人對其詞作，只怕是望洋興嘆，難以仿作，因此使姜詞之傳播受阻。

#### 肆、粹取草堂菁華之《詞菁》：縮編淘汰白石詞

《詞菁》二卷，為明「錢塘陸雲龍兩侯父選評，陸人龍君翼父校訂」<sup>68</sup>，陸雲龍自序寫於「辛未仲夏」，即明思宗崇禎四年（1613年），書應成於此年。

《詞菁》乃按類編排，為「分類編次本」，按天文類、節序、形勝、人物、宴集、遊望、行役、稱壽等分類，選詞範圍，涵括晚唐至明，書中有選者詞評。《詞菁》為陸雲龍主持評選《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十種之一，這十種有：《詩最》、《文奇》、《文韻》、《書雋》、《四六儷》、《小札簡》、《清語部》、《記游》、《格言》、《詞菁》。<sup>69</sup>羅立剛以為此叢書以入選

---

<sup>66</sup> 此為自張炎，《詞源》卷下粹取而出，而名為張炎〈樂府指迷〉，非沈義父之《樂府指迷》。

<sup>67</sup> 明·卓人月、徐士俊輯，《古今詞統》，頁453。

<sup>68</sup> 明·陸雲龍編選，《詞菁》，明崇禎崢霄館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目次後卷一下題署名。

<sup>69</sup> 羅立剛，〈竟陵派的又一重要選本——陸雲龍選輯《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簡介〉，《古典文學知識》期6（1998年），頁104。

明人最多：「以陳繼儒、鍾惺、袁宏道等人為首選，其次則唐人，以晚唐較得陸氏青睞，所選絕大多數詩文都非歷史上有定評之代表作家和作品，人取我棄，我棄人取，不主故常，不避生新，深入體味古人真精神，正是竟陵派對待前代文化遺產的態度。」<sup>70</sup>可知《詞菁》選取態度乃搜羅佚品，尤其是對明代作品之關注。

《詞菁》詞序言：

青蓮以絕代軼才，裂羈勒，另闢詞家一徑，大都以精新綺麗為宗，故相沿莫妙。淮海（秦觀）、眉山（蘇軾）、周洞霄（周邦彥）、康大晟（康與之），其品雖不得埒，以詞論不得劣也。至我明郁離（劉基），具王佐才，廝身帷幄，宜同稼軒，時露英雄本色，乃似柔其骨、麗其聲，藻其思，務見菁華之色，則所尚可知已。<sup>71</sup>

故從此序文可知，陸雲龍認為詞以李白所建「精新綺麗」詞風為宗，秦觀、蘇軾、周邦彥、康與之詞都有高水準。至明代，劉基有佐王之才能，應該和稼軒一樣，具有英雄本色，但他竟然像柔骨麗聲，只見菁華之色，則可知明代仍以柔骨、麗聲、藻思，為菁華之色。

《詞菁》序中描述當時詞壇：

其（郁離）後名賢輩出，人巧欲盡，悉為奇險之句，幽竊之字，實緣徑窮路絕，不得不另闢一堂奧。<sup>72</sup>

奇險幽竊造成徑窮路絕，於是：

---

<sup>70</sup> 羅立剛，〈竟陵派的又一重要選本——陸雲龍選輯《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簡介〉，頁108。

<sup>71</sup> 明·陸雲龍編選，〈陸雲龍自序〉，《詞菁》。

<sup>72</sup> 明·陸雲龍編選，〈陸雲龍自序〉，《詞菁》。

試取《花間》《草堂》並咀之，《草堂》自更新綺者。特其中有欲求新而得誤，似為吳歛作祖，予不敢不嚴剔之，誠以險中有菁，俳不可為菁耳。<sup>73</sup>

《草堂》淺近通俗，較《花間》新綺，陸雲龍由《草堂》中，剔除格調鄙俗、浮薄纖巧，混淆吳歛歌曲者，咀嚼出「新綺」而不誤之詞，實以險奇新語中求菁華，而不以浮薄纖巧為菁華。《詞菁》裡曾評周邦彥〈早梅芳·花竹深〉曰：「新語、實語」<sup>74</sup>、評秦觀〈如夢令·幽夢匆匆破後〉曰：「奇麗」<sup>75</sup>、評秦觀〈阮郎歸·褪花新綠漸團枝〉曰：「此語新媚□□幽奇」<sup>76</sup>、評沈際飛〈虞美人·堦前嫩綠和愁長〉曰：「無言不新，無言不奇」<sup>77</sup>，「新、奇」在詞評中常常出現，可知《詞菁》認為險奇新語處，才能見出菁華。

陸雲龍在各種序、評中發表了矯正鄙俚輕率之理論，如「險中有菁，俳不可為菁耳」之類，羅立剛因《詞菁》自復古中咀嚼出新意，將之歸類為竟陵派之重要選本之一<sup>78</sup>，竟陵派前之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流於淺率卑俗。《詞菁》符合竟陵派，一方面講求「性靈」，反對模擬，一方面又須求古人真精神，而以「運古最化」<sup>79</sup>，能獨造古人幽神化境為妙。提倡「崇古」中走出「新變」，而《詞菁》就是汰「古本」雜質之縮編精華本。

<sup>73</sup> 明·陸雲龍編選，〈陸雲龍自序〉，《詞菁》。

<sup>74</sup> 明·陸雲龍編選，《詞菁》，卷2，頁3。

<sup>75</sup> 明·陸雲龍編選，《詞菁》，卷2，頁15。

<sup>76</sup> 明·陸雲龍編選，《詞菁》，卷1，頁13。

<sup>77</sup> 明·陸雲龍編選，《詞菁》，卷2，頁11。

<sup>78</sup> 羅立剛，〈竟陵派的又一重要選本——陸雲龍選輯《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簡介〉，頁108。

<sup>79</sup> 陸雲龍評《播芳大全集》中〈上史丞相〉：「運古最化，發論最確。」轉引自羅立剛，〈竟陵派的又一重要選本——陸雲龍選輯《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簡介〉，頁110。

以下為《草堂詩餘四集》與《詞菁》收錄五首以上詞作數量表（詞人以時代歸類，並按《草堂詩餘四集》總計多寡排列）：

表 5：《草堂詩餘四集》與《詞菁》收錄五首以上詞作數量表<sup>80</sup>

時代	詞人	草堂詩 餘正集	草堂詩 餘續集	草堂詩 餘別集	草堂詩 餘新集	四集 總計	詞菁
五代	李煜	8	11			<b>19</b>	6 <sup>81</sup>
	孫光憲			6		<b>6</b>	
	韋莊			5		<b>5</b>	
北宋	周邦彥	63				<b>63</b>	<b>13</b> <sup>82</sup>
	蘇軾	29	21	17		<b>67</b>	<b>8</b> <sup>83</sup>
	秦觀	30	20	5		<b>55</b>	<b>14</b> <sup>84</sup>
	歐陽脩	15	26	5		46	5 <sup>85</sup>
	黃庭堅	12	7	7		26	
	柳永	23				23	
	張先	11		5		16	
	晏幾道	9	7			16	
	賀鑄	7	7			14	
	李清照	9				9	6 <sup>86</sup>
南宋	辛棄疾	13	6	21		<b>40</b>	<b>9</b>
	蔣捷 <sup>87</sup>			38		<b>38</b>	
	黃昇		5	13		<b>18</b>	

<sup>80</sup> 1.此表格以詞作達五闕者才列入數字統計，然姜夔入選資料，不論是否達五闕，亦列入。修改自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李娟娟，《草堂四集及古今詞統之研究》，頁 73-75。2.《草堂詩餘四集》、《詞菁》統計後，各時期前三名，數字加粗表示。

<sup>81</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以為李煜數量不至 5 首。

<sup>82</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12 首。

<sup>83</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9 首。

<sup>84</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11 首。

<sup>85</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以為歐陽脩數量不至 5 首。

<sup>86</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5 首，筆者數 6 首。

<sup>87</sup> 《詞菁》只收錄 2 首蔣捷詞，未收錄黃昇詞。

時代	詞人	草堂詩 餘正集	草堂詩 餘續集	草堂詩 餘別集	草堂詩 餘新集	四集 總計	詞菁
南宋 (續)	朱敦儒	10	7			17	
	康與之	16				16	
	劉克莊			15		15	
	陸游			11		11	
	史達祖			11		11	
	劉過			9		9	
	姜夔	0	2	7		9	
	程垓 <sup>88</sup>	0	6	1		7	
吳文英			6		6		
明	楊慎				75	75	6 <sup>89</sup>
	王世貞				65	65	11 <sup>90</sup>
	劉基				60	60	13
	文徵明				26	26	6
	吳子孝				25	25	
	瞿祐				16	16	
	張縉				15	15	
	王微				15	15	
	沈際飛				13	13	
	高濂				12	12	
	楊基		10			10	

<sup>88</sup> 程垓，字正伯，號書舟，眉山（今屬四川）人，《草堂詩餘別集》收錄程垓 1 首：〈酷相思·月掛霜林寒欲墜〉（卷 3，頁 3），《草堂詩餘續集》收 6 首：〈虞美人·輕紅短白東城路〉（卷下，頁 8）、〈御街行·傷春時候一凭闌〉（卷下，頁 20）、〈滿江紅·門掩垂楊〉（卷下，頁 23）、〈滿庭芳·南月驚鳥〉（卷下，頁 34）、〈念奴嬌·秋風秋雨正黃昏〉（卷下，頁 26）、〈木蘭花慢·倩嬌鶯婉〉（卷下，頁 28），共 7 首。然李娟娟，《草堂四集及古今詞統之研究》，頁 73-75 未錄及程垓詞作為誤。《詞菁》只收程垓 1 首詞作：〈木蘭花慢·倩嬌鶯婉〉（卷 2，頁 28），然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5 首。

<sup>89</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則記 5 首。

<sup>90</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1，表格記 10 首。

由上表可知,《詞菁》收錄五首以上詞作,以明人詞最多,最為推崇劉基(郁離)。<《草堂詩餘四集》各時期數量較多之前三名,與《詞菁》大致一樣,惟於南宋時期較不一致,南宋時期《詞菁》只較注意辛棄疾,其他南宋詞人皆未收錄五首以上。在數量上《詞菁》擇詞五闕以上之詞家,以明代較多,次為北宋,再為南宋、五代最少。《詞菁》北宋最推崇周邦彥,南宋最推崇辛棄疾,明代最推崇劉基。《詞菁》體現尚婉約亦尚「英雄本色」之思想。<sup>91</sup>然而《詞菁》對於南宋詞,除了辛棄疾,沒有任何一人入選五首以上,也沒有入選任何一首姜夔詞,甚至關於南宋雅詞派詞人之作品,吳文英、張炎一首皆未入選,史達祖、蔣捷才入選一首,《詞菁》根本較少關注南宋詞,而多關注明詞與北宋詞。

前面提過陸雲龍序中曾說,《草堂》較《花間》更新綺,但其中有「欲求新而得誤」,故「不敢不嚴剔之」<sup>92</sup>,《詞菁》是自《草堂》再擇取菁華出來,另成一書,故《草堂》原來所淘汰與選取之詞,亦影響《詞菁》。《草堂詩餘》原本就少收錄雅詞派,為《草堂》濃縮本之《詞菁》亦淘汰了姜夔。

據陶子珍研究:《詞菁》是從選文一千六百餘闕詞之《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sup>93</sup>,汰而存其精之絕品。《詞菁》全書 270 闕詞,其中 268 闕皆從崇禎初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而出,分別自《草堂詩餘正集》輯錄 121 闕,《草堂詩餘續集》輯錄 38 闕,《草堂詩餘別集》輯錄

<sup>91</sup> 曹秀蘭並論證《詞菁》此兩思想,影響了清初浙西詞論和陽羨詞論。曹秀蘭,〈論《詞菁》對清初詞論的影響〉《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 (2009 年),頁 36。

<sup>92</sup> 「取《花間》《草堂》並咀之,《草堂》自更新綺者。特其中有欲求新而得誤,似為吳歆作祖,予不敢不嚴剔之,誠以險中有菁,俳不可為菁耳。」明·陸雲龍編選,〈陸雲龍自序〉,《詞菁》。

<sup>93</sup> 明·沈際飛評選,《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其中包括四部詞選:(1)《草堂詩餘正集》六卷;(2)《草堂詩餘續集》二卷;(3)《草堂詩餘別集》二卷;(4)《草堂詩餘新集》五卷。

26 闕，《草堂詩餘新集》輯錄 83 闕<sup>94</sup>。可見《詞菁》主要從《正集》以及《新集》中粹取而成，《詞菁》所著重選錄之詞人：北宋周邦彥、蘇軾、秦觀，南宋辛棄疾，與《草堂詩餘》一致。

比較《草堂詩餘四集》與《詞菁》收錄姜夔、史達祖等雅詞派現象，發現《正集》入選此派詞人作品非常少，大部分是未選，而《詞菁》承襲《正集》，亦大多未入選此派詞人。《正集》、《續集》、《別集》與《詞菁》收錄雅詞派表格如下：

表 6：《草堂詩餘四集》（其中三集）與《詞菁》收錄雅詞派比較表

	草堂詩餘正集	草堂詩餘續集	草堂詩餘別集	詞菁
姜夔	0	2	7	0
史達祖	2	0	11	1
吳文英	0	0	6	0
張炎	0	0	0	0
周密	0	0	0	0
蔣捷	0	1 <sup>95</sup>	38	1

故《詞菁》未收姜夔詞，主因《詞菁》不重視南宋詞，而較重視北宋詞與明詞。且《詞菁》為《草堂詩餘四集》之縮編本，只存錄《草堂》主要菁華，姜夔原本在《草堂詩餘》所佔之數量不多，縮編之後於是被淘汰。

<sup>94</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80。

<sup>95</sup> 《草堂詩餘續集》於〈柳梢青·學唱新腔〉注「蔣竹山，刻蔣達誤」。見明·長湖外史輯，沈際飛評箋，《草堂詩餘續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崇禎吳門董湧泉刊本）卷上，頁 27。

## 伍、言情述志之《古今詩餘醉》： 自《草堂詩餘別集》粹取五闋

《古今詩餘醉》凡十五卷，潘游龍選，為依類編排之「分類本」。此書據其序可知，應完成於明思宗崇禎九年（1636年），刊刻於崇禎十年（1637年）<sup>96</sup>。

以下參考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根據《詩餘醉》選詞在十五闋以上，可大略知其選錄標準，統計表格如下（詞人以時代歸類，並按詞數之多寡排列）<sup>97</sup>：

表 7：《古今詩餘醉》收錄主要詞人表

時代	詞人	詞數	合計
隋唐五代	李煜	18	18
北宋	蘇軾	53	210
	周邦彥	45	
	歐陽脩	40	
	秦觀	36	
	黃庭堅	21	
	柳永	15	
南宋	蔣捷	34	96
	辛棄疾	32	
	陸游	15	
	黃昇	15	
明	王世貞	47	206
	楊慎	38	
	劉基	36	
	陳繼儒	35	
	王微	33	
	顧璘	17	

<sup>96</sup> 刊本前有崇禎十年郭邵儀〈詩餘醉敘〉。見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394。

<sup>97</sup> 參考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 403。

選詞最多者為北宋蘇軾、周邦彥、歐陽脩，與明代王世貞，皆四十闕以上，就選詞十五闕以上而言，總計數量最多者，在於北宋，且偏重北宋深情婉至之詞人。至於南宋詞作，則蔣捷與辛棄疾之作最多，沿襲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對蔣捷、辛棄疾之注意。

潘游龍自序曾云：

彼少游、魯直、長公、幼安、竹屋、白石諸公，不且以詩餘減價乎。<sup>98</sup>

故知當時白石之詞人名聲，應與秦觀（少游）、黃庭堅（魯直）、蘇軾（長公）、辛棄疾（幼安）、高觀國（竹屋）等人齊名。然而《古今詩餘醉》所選這些詞人之詞數為：

表 8：《古今詩餘醉》所收六位詞人數量表

時代	詞人	詞數
北宋	秦觀	36
	黃庭堅	21
	蘇軾	53
南宋	辛棄疾	32
	高觀國	6
	姜夔	5

這六位詞人，只有南宋高觀國與姜夔之詞作被收錄最少，這是為什麼呢？首先要解決之事，乃潘游龍在編選《古今詩餘醉》時，是否知悉姜夔三十幾闕詞？這就牽涉到《古今詩餘醉》是否參閱其他載有白石之詞選或白石別集？

潘游龍曾在評語中對秦觀〈滿庭芳·曉色雲開〉曰：

<sup>98</sup> 明·潘游龍輯，〈潘游龍自序〉，《古今詩餘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丁丑 10 年海陽胡氏十竹齋刊本），頁 2。

據諸本首云晚色，末曰淡日，細味詞中玉轡紅纓等，豈晚來事，悉從《詞選》。曉色一作免，一作見，今從《詞選》，色字為優。<sup>99</sup>

以及選周美成〈隔浦蓮近·新篁搖動翠葆〉：「浮萍破處，簾花簷影顛倒。」評曰：

杜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簷前雨映燈花，為花雨，後人改「簷前細雨燈花落」，則直致無味矣。此詞用簷花，苕溪云：「與出處意不合」，乃知用字之難。及見《詞選》作：「簾花簷影」，可以無疑。<sup>100</sup>

可見潘游龍曾據諸本考訂詞，其中有《詞選》一書。只是此《詞選》是指何人所編？宋明以詞選命名者，有南宋黃昇《花庵詞選》，翻查《花庵詞選》卷四，所收秦觀〈滿庭芳·曉色雲開〉，首句的確作「曉色雲開」<sup>101</sup>、卷七所收周美成〈隔浦蓮近·新篁搖動翠葆〉，詞中的確作「浮萍破處，簾花簷影顛倒。」<sup>102</sup>故從此兩處印證，潘游龍所指《詞選》應是指《花庵詞選》。然而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卷二，也收周美成〈隔浦蓮近·新篁搖動翠葆〉，詞中也作「浮萍破處，簾花簷影顛倒」<sup>103</sup>，卷三也收有秦觀〈滿庭芳·曉色雲開〉：首句為「曉色雲開」，且注明：

曉一作晚 色一作免，一作見 雲開<sup>104</sup>

<sup>99</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卷3，頁106。

<sup>100</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5。

<sup>101</sup> 宋·黃昇，《花庵詞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4，頁344。

<sup>102</sup> 宋·黃昇，《花庵詞選》，卷7，頁369。

<sup>103</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正集》，卷2，頁31。

<sup>104</sup> 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正集》，卷3，頁19。

與潘游龍所云更為契合。且《古今詩餘醉》所收姜夔五首詞：卷八別懷〈探春慢·衰草愁烟〉、別怨〈長亭怨慢·漸吹盡枝頭香絮〉、卷九之詞題：感舊〈揚州慢·淮左名都〉、卷十三之詞題：吳興荷花〈念奴嬌·鬧紅一舸〉、卷十四之詞題：賦蟋蟀〈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雖不出《花庵詞選》所收錄姜夔三十四闕詞之範圍，然而更甚者，《古今詩餘醉》所選五闕詞，皆在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所收七闕白石詞中，故可以說《古今詩餘醉》是從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中選擇出來。

此外經由評語，亦可印證潘游龍參閱沈際飛《草堂詩餘四集》，如詠夏景之蘇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潘氏評曰：

蓋詞到高豔處，真無所不可。至如黃山谷之〈滿庭芳〉一闕，未始不雕繪富有，讀來微覺齒寒耳，刪之。<sup>105</sup>

然而此「雕繪富有」之語，乃來自沈際飛《草堂詩餘續集》卷下評黃庭堅〈滿庭芳〉曰：

雕繪富有。<sup>106</sup>

潘游龍引用沈際飛《草堂詩餘續集》之評語，而語其讀後感覺與前人不同，此又一證潘游龍的確參考沈際飛《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及其評語。潘游龍又在卷十三蔣捷〈勝欲〉〈霜天曉角〉下評曰：「此詞妙在淡而濃、俚而雅、雅而老，又在柳、秦、張、周之上。」<sup>107</sup>此評語乃是參閱沈際飛編選《草堂詩餘別集》評語：「淡得濃、俚得雅、稚得老，人皆稱柳、秦、張、周為詞祖，而不推蔣竹山，何耶？」<sup>108</sup>而來，以為蔣

<sup>105</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87。

<sup>106</sup> 長湖外史輯，沈際飛評箋，《草堂詩餘續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崇禎吳門童湧泉刊本），卷下，頁25。

<sup>107</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13，頁383。

<sup>108</sup> 「稚得老」見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別集》，卷1，頁16。

捷此詞乃柳永、秦觀、張先、周邦彥之上，為詞之婉麗正宗，《古今詩餘醉》之基本格調亦是秉持這種概念。

另外《古今詩餘醉》中曾引用之詞話評論，亦有《古今詞話》<sup>109</sup>、《後齋漫錄》、周晉仙<sup>110</sup>、苕溪<sup>111</sup>、楊慎<sup>112</sup>等人。《古今詩餘醉》收有史達祖十闋詞，其中選史達祖〈綺羅香·做冷欺花〉：「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評曰：

臨斷岸以下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姜堯章極稱賞不置。<sup>113</sup> 潘游龍引姜夔稱賞，印證自己所選詞作之優秀，可見潘游龍亦注意到姜夔此人之詞評。

再者，姜夔詞之風格，是否符合《古今詩餘醉》選錄標準？《古今詩餘醉》之選錄標準，從諸詞序中看來，為：「宗尼夫刪詩之餘意」、「擇取宋彥之集與明代才人之作」、「言情述志，別存懷抱」。<sup>114</sup>

此乃因潘游龍明末時代，仍然存著「詞為小道」之看法，潘游龍為詞之地位，作了辯證，並可由此看出其選詞標準。

<sup>109</sup> 如選無名氏〈魚游春水〉評語提到：「《古今詞話》、《後齋漫錄》俱云狀物寫情極工，何也？」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78。

<sup>110</sup> 評語中錄了周晉仙語：「晉仙曰：《花間集》只『絲雨濕流光』五字微妙。」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3，頁113。

<sup>111</sup> 蘇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評語也提到《古今詞話》、苕溪。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87。

<sup>112</sup> 選隋煬帝〈望江南〉，評曰：「楊用修云：『世指太白〈菩薩蠻〉、〈憶秦娥〉為詞祖，又樂天〈長相思〉、太白〈清平樂〉為詞祖，不知隋帝已有〈望江南〉詞。』詞非始於唐，始於六朝矣。」提到楊慎引文，論證詞非始於唐，始於六朝矣。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11，頁340。

<sup>113</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3，頁123。

<sup>114</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401-404。

一、潘游龍選詞之用意，乃詞比唐詩性情真境。〈潘游龍自序〉云：「蓋唐以詩貢舉，故人各挾其所長以邀通顯，性情真境，半掩於名利鈎途。詞則自極其意之所之，凡道學之所會通，方外之所靜悟，閨帷之所體察，理爲真理，情爲至情。」<sup>115</sup>唐詩失却性情真境，詞則意之所之，皆真理至情。

二、詞之至情真理，可等同《詩經》之情感抒發。〈潘游龍自序〉又云：「語不必蕪，而單言隻句，餘于清遠者有焉，餘于摯刻者有焉，餘于莊麗者有焉，餘于悽惋悲壯、沉痛慷慨者有焉，令人撫一調，讀一章，忠孝之思、離合之況、山川草木鬱勃難狀之境，莫不躍躍于言先言後，則詩餘之興起人豈在三百篇之下乎！」<sup>116</sup>詞之興發感觸，與《詩經》一致。郭邵儀〈詩餘醉序〉亦強調：「夫惟嗟嘆詠歌之不足，不得已而有言詩，《三百篇》豈非性情之餘者乎？……能知麟長（潘游龍）所選，不遠於《三百篇》之性情者，是可與言詩餘者也。」<sup>117</sup>由性情來籠絡詞與詩之關係，竭力將詞之功能拉抬到《三百篇》，支持著潘游龍選詞、讀詞、專研詞之正當性。管貞乾〈詩餘醉附言〉論及《古今詩餘醉》之編排時，亦說：「先之以時序，律呂之所以從陰陽也；終之以邊思，見有情之不忘于倥偬也。笳聲淒楚，堪走胡宵之騎；河骨愴心，猶憐閨夢之人。唐詩不廢，〈塞上曲〉、〈昭君怨〉，咸此志也。斯豈非宗尼父刪詩之餘意，首二南而未豳風終魯頌乎？」<sup>118</sup>《古今詩餘醉》之排列，先以時序，終以邊思，乃情志在焉<sup>119</sup>，亦如尼父刪詩之餘意。《詩經》之編排，乃依風雅頌，十五國風先〈周南〉、〈召南〉二南國之地方樂曲，十五國風最末爲

<sup>115</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潘游龍自序〉，《精選古今詩餘醉》。

<sup>116</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潘游龍自序〉，《精選古今詩餘醉》。

<sup>117</sup> 明·潘游龍輯，《古今詩餘醉》，頁1。

<sup>118</sup> 明·管貞乾，〈詩餘醉附言〉，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

<sup>119</sup>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頁405。

〈豳風〉，最後〈魯頌〉為宗廟祭祀之樂，上下商周十五國，只有三百篇入於《詩經》。這是孔子以真理至情，選擇合乎「興、觀、群、怨」之因。所以詞須符合「真理至情」，這是《古今詩餘醉》所秉持之原則。從評語亦可看出，如：卷二評黃山谷〈清平樂·春歸何處〉：「趕上和春住，喚取歸同住，千古一對情痴」<sup>120</sup>、卷七評王修微〈生查子·欲寄別時心〉：「字字韻，字字真」<sup>121</sup>、卷八評林君復〈長相思·吳山青〉：「情極真至」<sup>122</sup>、卷七評劉伯溫〈虞美人·紅榴花下宜男草〉：「情景直寫，絕無粘帶。」<sup>123</sup>他又說：

讀花間小令，每厭其長，今反覆說來，語多情至，乃嫌其短耳。<sup>124</sup>

潘游龍再三咀嚼《花間》小令，竟覺語多情至，反覺其短。穠麗之《花間集》就與強調情性真境之論調，結合起來了。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曾說：「明人詞體觀念的基本定勢，是出於對南宋和元初詞壇的雅正與清泚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的反動，趨向於淺俗與香弱。五代時穠豔的《花間集》與南宋流行的淺近香豔的《草堂詩餘》，成了明人做詞時學習和仿效的範本。」<sup>125</sup>所以潘游龍《古今詩餘醉》亦臣服在《花間集》、《草堂詩餘》腳下了。

五首入選姜詞，其中之一〈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賦蟋蟀：

<sup>120</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2，頁94。

<sup>121</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7，頁218。

<sup>122</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8，頁250。

<sup>123</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7，頁209。

<sup>124</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7，頁216。

<sup>125</sup>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83。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評曰：「賦物如此，何忍刪去！至如柳耆卿咏鶯、康伯可聞雁，則不敢虛奉也。」<sup>126</sup>則知潘游龍所選，乃在於描寫淒苦至情之境，深情真意，以致不忍刪去。而並非注意姜詞之清空騷雅特色。

另外，潘游龍於解釋《古今詩餘醉》按類編排時，提到詞與曲不同，亦可從此面了解潘游龍所認可之詞特點。〈潘游龍自序〉曰：「有嘲之者曰：《花間》長短個體，大小異令，是役也錯綜而位置之，奪倫否歟？余曰：否，蓋詞與曲異。曲須按腔揆調而後成闕，有意鋪張，此新聲之所以無餘味也。空中之音，水中之月，象中之色，鏡中之境，可摹而不可即者，其詩餘也，蓋無俟較高平、分南北、按篇目。」<sup>127</sup>潘游龍《古今詩餘醉》以比事類情編排，非按長短個體，尋為次第，乃詞似鏡花水月、可摹不可即之餘味，所以不用依長短大小分類。潘游龍於《古今詩餘醉》評語中，亦提及詞之餘味，如卷五評周美成〈滿路花·金花落燼燈〉：「知他幾語如食橄欖，回味甚多。」<sup>128</sup>卷五評周美成〈少年游·并刀如水〉：「說盡冬景行路意思，展轉有味。」<sup>129</sup>都注意到詞之韻味之美。

<sup>126</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14，頁418。

<sup>127</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潘游龍自序〉，《精選古今詩餘醉》。

<sup>128</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91。

<sup>129</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91。

除「性情真境」之考量外，《古今詩餘醉》是屬於「香豔」之選。《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人群通論》引《詩餘醉附言》云：「余落魄無似，日與鱗長潘先生閑評世務。人未嘗不嘆余輩之未字理嫁娘衣也。」<sup>130</sup>又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自序》略云：「而于詞則醉心于小令，謂其備極情文而饒餘致也。」<sup>131</sup>總結為：「蓋明人香豔之選。」<sup>132</sup>《古今詩餘醉》以婉麗流暢為美，為明代人對詞之審美趨向，亦是《古今詩餘醉》評語中，常點出讚美之處。如：

卷二評楊孟載〈踏莎行·淺碧凝鬢〉：句麗且艷<sup>133</sup>

卷二評僧祖可〈小重山·誰向江頭遺恨濃〉：情艷語，偏是光頭和尚、道學先生，說得恁地清切有味。<sup>134</sup>

卷三評歐陽永叔〈浣溪沙·湖上朱橋響畫輪〉：隔花句麗，奈何字春色無邊。<sup>135</sup>

卷四評方千里〈過秦樓·柳灑鵝黃〉：蜂鬚霧濕，燕嘴泥融，語極藻艷。<sup>136</sup>

卷四評韋莊〈謁金門·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曰：染就句最艷麗。<sup>137</sup>

卷四評李公昂〈蘭陵王·燕穿幙〉：詞極艷麗，至嚼花吞恨句猶鮮妒。<sup>138</sup>

<sup>130</sup> 明·管貞乾〈詩餘醉附言〉，見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

<sup>131</sup> 明·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自序》。

<sup>132</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人群通論》，頁429。

<sup>133</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2，頁82。

<sup>134</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2，頁95。

<sup>135</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3，頁106。

<sup>136</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4，頁151。

<sup>137</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4，頁163。

卷四評馮偉壽〈春風裊娜·被梁間雙雁〉：長詞如此風艷，亦自難得。<sup>139</sup>

卷四張子野〈謝池春慢·繚牆重院〉評曰：後疊秀豔下，直入古歌。<sup>140</sup>

詞句艷而富麗，往往是吸引人眼光處，尤其是長詞能如此，更是難能可貴。惜姜夔詞並非屬富艷句麗之風格，而較多是「清空騷雅」著稱，因之不對潘游龍胃口。

至於《古今詩餘醉》提到刪消淘汰之作，有前引到：詠夏景之蘇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潘氏評曰：

蓋詞到高豔處，真無所不可。至如黃山谷之〈滿庭芳〉一闋，未始不雕繪富有，讀來微覺齒寒耳，刪之。<sup>141</sup>

潘游龍不喜黃庭堅〈滿庭芳〉之因與卓人月相似，卓人月《古今詞統》卷十二：「極意點綴風華，正覺草木盡堅瘦耳。」<sup>142</sup>黃庭堅此詞雖雕繪富有，卻靈動不足，太過嚴整<sup>143</sup>，以致齒寒堅瘦。

---

<sup>138</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4，頁171。

<sup>139</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4，頁170。

<sup>140</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4，頁130。

<sup>141</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5，頁187。

<sup>142</sup> 黃庭堅〈滿庭芳〉：「修水濃青，新條淡綠，翠光交映虛亭。錦鴛霜鷺，荷徑拾幽蘋。香渡欄干屈曲，紅妝映、薄綺疏櫺。風清夜，橫塘月滿，水淨見移星。堪聽。微雨過，嬾姍藻荇，瑣碎浮萍。便移轉，胡床湘簟方屏。練靄鱗雲旋滿，聲不斷、簫響風鈴。重開宴，瑤池雪沁，山露佛頭青。」明·卓人月，《古今詞統·序》，《續修四庫全書》冊1728，頁62。

<sup>143</sup> 夏敬觀《評山谷詞》：「方之少游，靈動不足，嚴整有餘。」見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621。

又詠夏景「又是題劉巨濟之〈聲聲慢〉、〈夏初臨〉，柳耆卿、康伯可之〈女冠子〉，趙文鼎之〈賀新郎〉，未免酸率，故刪去。」<sup>144</sup>詞題端午，評劉潛夫〈賀新郎·思遠樓前路〉曰：「……至劉方叔之俚，則不取也。」<sup>145</sup>可知《古今詩餘醉》所刪去之詞，乃齒寒、酸率、俚俗者。

總之，《古今詩餘醉》只選姜夔五闋詞，第一個原因，《古今詩餘醉》由沈際飛《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所收七闋白石詞而來。第二個原因，潘游龍喜愛《花間》、《草堂》那樣穠麗之風格，又從《花間》體悟到情至真性之一面，以為詞能寫意所至之真境，「艷麗真情」即是《古今詩餘醉》之基本風格。若潘游龍參考了《花庵詞選》或其他詞選收有白石詞，白石詞大部分之「清高騷雅」風格，亦並非他所喜愛或標榜之詞作風格。

## 陸、結論

表 9：崇禎時期詞選選錄白石詞之詞作表

序號	1	2	3	4	5	6	統計
輯成時代	崇禎（早於古今詞統 1629）	崇禎（早於古今詞統 1629）	崇禎（早於古今詞統 1629）	崇禎 2 年（1629 年）	崇禎 4 年（1631 年）	崇禎 9 年（1636 年）	
編者	沈際飛	沈際飛	沈際飛	卓人月 徐士俊	陸雲龍	潘游龍	
詞選名稱	草堂詩餘別集	草堂詩餘續集	草堂詩餘正集	古今詞統	詞菁	古今詩餘醉	
收錄數量	7	2	0	10	0	5	
排名	9	未達前 20	未錄	未達前 20	未錄	未達前 20	

<sup>144</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 5，頁 186。

<sup>145</sup> 明·潘游龍輯，梁穎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卷 1，頁 58。

附註 <sup>146</sup>	原有詞數 詞作 <sup>147</sup>	464	221	456	2037	270	1395	
		長	念奴嬌·鬧紅	○			○	
長譜自	長亭怨慢·漸吹	○			○		○	3
長	齊天樂·庾郎	○			○		○	3
長	眉嫵·看垂	○			○			2
長	探春慢·衰草	○					○	2
長	惜紅衣·簾枕		○		○			2
長譜自	揚州慢·淮左	○					○	2
長	琵琶仙·雙槳		○					1
長	一萼紅·古城	○						1
長自	湘月·五湖				○			1
長譜自	翠樓吟·月冷				○			1
長譜自	暗香·舊時				○			1
長譜自	疏影·苔枝				○			1
令	點絳脣·燕雁				○			1

由以上表格可知崇禎時期詞選，選錄姜詞之情況，姜詞除了在《草堂詩餘別集》中排名第九名，在其他崇禎時期之詞選排名，多在二十名外。崇禎時期所選姜詞，多為長調，其中偏愛〈念奴嬌·鬧紅一舸〉、〈長

<sup>146</sup> 「譜」指白石十七首有旁譜之詞，「自」指十三首自度曲，見姜夔，《白石道人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嘉泰壬辰錢希武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卷4，載有自製曲。「令、中、長」指小令、中調、長調，清·毛先舒《填詞名解》卷一於〈紅窗迴〉調下曰：「凡填詞，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長調也。此古人定例也。」見收於清·查培繼輯，《詞學全書》（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29。姜夔詞據《全宋詞》記載有87首，然其中三首〈點絳脣·祝壽蕙開〉、〈越女鏡心·風竹吹香〉、〈月上海棠·紅妝艷色〉三首俱見於洪正治刊本《白石詩詞集》，不知應是何人作，姑附於姜夔下，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冊3，頁2188。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8年）只收84首，黃兆漢編著《姜白石詞詳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也收84首姜詞。

<sup>147</sup> 此表格中只列出詞調與首句二字。

亭怨慢·漸吹盡》、《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這三首中，有兩首為詠物詞：《念奴嬌·鬧紅一舸》以清新筆調，借詠荷表達對戀人懷念，如其中有「冷香飛上詩句」意境格局生新刻至，《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借詠蟋蟀寫思婦、征人、遊子之愁緒，另外《長亭怨慢·漸吹盡》則寫離別合肥，惜別戀人之沉痛深情。

《古今詞統》所選姜詞十首，有五首與《草堂詩餘別集》、《古今詩餘醉》較不一樣，這五首多為姜夔自度曲，如自度曲《湘月·五湖舊約》寫湘江泛舟，《翠樓吟·月冷龍沙》透露家國情懷，《暗香·舊時月色》、《疏影·苔枝綴玉》二首借詠梅寄寓幽思，只有一首《點絳脣·燕雁無心》以清虛之筆寫自在之情，非自度曲。

而《古今詩餘醉》所選五首姜詞，皆在《草堂詩餘別集》中，除了《念奴嬌·鬧紅一舸》、《長亭怨慢·漸吹盡》、《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這三首外，還有《探春慢·衰草愁煙》寫心情痛苦，依依難捨之情，《揚州慢·淮左名都》抒發沉痛之故國之思等詞，含有家國騷雅之情。

崇禎時期，選錄姜夔詞，已經比萬曆時期，數量更為多。詞選著重在擴編或縮編《草堂》，影響了是否選錄姜夔詞之主因。以下分別論之：

為《草堂》續補本之詞選有：

第一、晚明崇禎時期，沈際飛編選評正之《草堂詩餘別集》。突破《草堂詩餘》重晚唐、五代、北宋之詞，廣泛選取南宋詞，對婉約、豪放、雅詞派等都有所注重，收錄姜夔詞七闕，承襲張炎評語，稱讚其「清空騷雅」特色。

第二、卓人月和徐士俊所編《古今詞統》。有統集大成、存詞為史之目的，收錄姜夔詞十闕。《古今詞統》大部分除參閱《草堂詩餘別集》、《草堂詩餘續集》外，亦參閱《花草粹編》編選白石詞。選取十闕白石詞中，

有五闋爲自度曲，注中讚賞姜詞精音律，能自度曲，然卻也因此後人難以仿效，以致影響其流傳。

第三、潘游龍所選《古今詩餘醉》。所選五闋白石詞，皆在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所收七闋白石詞中，以爲詞須符合「真理至情」。潘游龍所選姜詞，乃在於描寫悽苦至情之境，深情真意，以致不忍刪去。潘游龍喜愛《花間》、《草堂》那樣穠麗之風格，「艷麗真情」才是《古今詩餘醉》之基本風格。

以《草堂四集》爲縮編本之詞選有：

陸雲龍所選《詞菁》，自復古中咀嚼新意，是它被歸爲竟陵派之因。但此選未錄姜夔詞，主要是因全書 270 闋詞，乃《草堂四集》之濃縮本，在整本《草堂》中，姜詞本來所佔地位就小，縮編之後，就被淘汰。《詞菁》只存錄《草堂四集》主要菁華，所以仍以原本就佔大多數之北宋詞、明詞爲主。

崇禎這個時期詞選，主要是《草堂詩餘》之續補本與縮編本，續補本乃選源擴大至南宋、明代，如：《草堂詩餘別集》、《古今詞統》、《古今詩餘醉》，就收有姜夔詞。而崇禎時期之縮編本，以縮編《草堂詩餘四集》爲主之《詞菁》，保留原本《草堂》精華，就未選錄姜夔詞。總而言之，崇禎時期詞選，仍然受《草堂詩餘》之流風遺韻影響，但《草堂詩餘》之擴編本多於縮編本，且詞選之趨向，已由晚唐、北宋偏向南宋與明代，流派紛呈，複雜變化，有兼容並蓄之現象，因此，姜夔等雅詞派亦在此時期漸露曙光，比起嘉靖、萬曆時期，可說有更多展現姜夔之機會。

## 徵引文獻

### (一) 古籍

- 宋 Song · 姜夔 Jiang Kui, 《白石道人全集》 *Baishi daoren quanj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68 年, 嘉泰壬辰錢希武刻本。
- 宋 Song · 張炎 Zhang Yan, 《詞源》 *Ci yuan*,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1988 年。
- 宋 Song · 黃昇 Huang Sheng, 《花庵詞選》 *Huaan cixua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年。
- 明 Ming · 楊慎 Yang Shen, 《詞品》 *Ci pin*,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chuban gongsi], 1988 年。
- 明 Ming · 毛晉 Mao Jin, 《宋六十一名家詞》 *Song liushi mingjia ci*,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37 年。
- 明 Ming · 王世貞 Wang Shizhen, 《弇州四部稿》 *Yanzhou sibugao*, 《文津閣四庫全書》 [Wenjinge siku quansh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5 年。
- 明 Ming · 王世貞 Wang Shizhen, 《藝苑卮言》 *Yiyuan Zhiyan*, 在唐圭璋 Tang Guizhang,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1988 年, 冊 1 [ce 1]。
- 明 Ming · 何良俊 He Liangjun, 《類選箋釋草堂詩餘·序》 *Leixuan jianshi caotang shiyu; xu*,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上海

-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 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 42 年刻本影印。
- 明 Ming · 沈際飛 Shen Jifei，《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Gu xiangcen caotang shiyu siji*，臺北[Taipei]：國家圖書館藏[Guojia tushu guancang]，明末崇禎吳門童湧泉刊本。
- 明 Ming · 卓人月 Zhuo Renyue、徐士俊 Xu Shijun 輯，《古今詞統》*Gujin citong*，《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 Ming · 徐師曾 Xu Shiceng，《文體明辨序論》*Wenti mingbian xulun*，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2 年。
- 明 Ming · 陸雲龍 Lu Yunlong 編選，《詞菁》*Ci jing*，上海[Shanghai]：復旦大學圖書館藏[Fudan daxue tushu guancang]，明崇禎崢嶸館刻本。
- 明 Ming · 潘游龍 Pan Youlong，《古今詩餘醉》*Gujin shi yuzui*，臺北[Taipei]：國家圖書館藏[Guojia tushu guancang]，明崇禎丁丑 10 年海陽胡氏十竹齋刊本。
- 明 Ming · 潘游龍 Pan Youlong 輯；梁穎 Liang Ying 校點，《精選古今詩餘醉》*Jingxuan gujinshi yuzui*，瀋陽[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2003 年。
- 清 Qing · 王鵬運 Wang Pengyun，《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Siyinzhai huike songyuan sanshiyi jia c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9 年。
- 清 Qing · 王昶 Wang Chang，《明詞綜·序》*Mingci zong; xu*（臺北[Taipei]：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81 年《四部備要》本）
- 清 Qing · 查培繼 Cha Peiji 輯，《詞學全書》*Cixue Quanshu*，臺北[Taipei]：廣文書局[Guangwen shuju]，1971 年。

- 清 Qing·高佑鈺 Gao Youyi,《湖海樓詞·序》*Huhai louci; xu*, 臺北[Taipei]: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1 年。
- 清 Qing·謝章鋌 Xie Zhangting,《賭棋山庄詞話》*Duqi shanzhuang cihua*, 續編卷四引[xubian juan siyin], 收錄於唐圭璋 Tang Guizhang,《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冊 4[ce 4]。
- 清 Qing·蔣兆蘭 Jiang Zhaolan,《詞說》*Ci shuo*, 收錄於唐圭璋 Tang Guizhang,《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臺北[Taipei]: 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1988 年, 冊 5[ce 5]。
- 清 Qing·鄒祇謨 Zou Zhimo,《遠志齋詞衷》*Yuanzhi zhaici zhong*, 收錄於唐圭璋 Tang Guizhang,《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臺北[Taipei]: 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1988 年, 冊 1[ce 1]。

## (二) 近人編輯、論述

- 丁放 Ding Fang、甘松 Gan Song,〈《草堂詩餘四集》的編選評點及其詞學意義〉“*Caotang shiyu siji de bianxuan pingdian jiqi cixue yiyi*”《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期 3[no.3], 2009 年, 頁 162-163。
- 王兆鵬 Wang Zhaopeng,《唐宋詞史論》*Tangsong ci shilun*, 北京[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00 年。
- 王文才 Wang Wencai、萬光治 wan guang zhi 等編注,《楊升庵叢書》*Yang Shengan congshu*, 成都[Chengdu]: 天地出版社[Tiandi chubanshe], 2002 年。
- 吳熊和 Wu Xionghan 主編,《唐宋詞彙評》*Tang song cihui ping*, 杭州[Hangzhou]: 浙江教育出版社[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2004 年 12 月。
- 金啓華 Jin Qihua、張惠民 Zhang Huimin、王恒展 Wang Hengzhan、張宇聲 Zhang Yusheng、王增學 Wang Zengxue,《唐宋詞集序跋匯編》

- Tangsong ciji xuba huibian*，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3 年。
- 孫克強 Sun Keqiang，〈白石詞在詞學史上的影響和意義〉“Baishici zai cixue shishang de yingxiang han yiyi”，《中國韻文學刊》[Zhongguo yunwen xuekan]期 2[no. 2]，2000 年。
-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8 年。
- 夏承燾 Xia Chengtao 校輯，《白石詩詞集》*Baishi shici ji*，臺北[Taipei]：華正書局[Huazheng shuju]，1974 年 10 月。
- 夏承燾 Xia Chengtao，《姜白石詞編年箋校》*Jiang baishi ci biannian jianxi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Shanghai guji chuban]，1998 年。
- 黃兆漢 Huang Zhaohan 編著《姜白石詞詳注》*Jiang baishi ci xiangzhu*，臺北[Taipei]：臺灣學生書局[Taiwan xuesheng shuju]，1998 年。
- 謝桃坊 Xie Taofang，《中國詞學史》*Zhongguo cixue shi*，成都[Chengdu]：巴蜀書社[Bashu shushe]，1993 年。
- 陶子珍 Tao Zizhen，《明代詞選研究》*Mingdai cixuan yanjiu*，臺北[Taipei]：秀威資訊科技[Xiuwei zixun keji]，2003 年。
- 曹秀蘭 Cao Xiulan，〈論《詞菁》對清初詞論的影響〉“Lun Cijing dui qingchu cilun de yingxiang”，《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Liaoche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期 4[no. 4]，2009 年，頁 36。
- 張璋 Zhang Zhang，《歷代詞話》*Lidai cihua*，鄭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Daxiang chubanshe]，2002 年 3 月。
- 蕭鵬 Xiao Peng，《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Qunti de xuanze; tangsong ren cixuan yu cirenqun tonglun*，南京[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2009 年。

羅立剛 Luo Ligang, 〈竟陵派的又一重要選本——陸雲龍選輯《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簡介〉“Jinglingpai de you yi zhongyao xuanben; Luyunlong xuanji cuiyuge pinxuanxing ji bi xi jian jie”《古典文學知識》[Gudian wenxue zhishi], 期 6[no.6], 1998 年, 頁 104。